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巧藝部二 彈 御書

彈一

廣雅釋器曰弫謂之彈　說文曰彈行丸也　淮南子曰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　韓詩外傳曰夫爵鼓翼奮身自以為無患不知王孫左把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　焦氏易林曰搏鳩

彈雀獵兔山北九盡日暮失獲無得　顔子義訓曰人有善射高於顔子顔子曰子射雖百中不若我之以彈子所射射貍之皮耳我所彈彈狐之心　張華註禽經曰烏之巨觜者善避矰弋彈射　李呈芬射經曰彈鳥雀者不視丏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

彈二

增晉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

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　魏書曰文

帝至自晉始祖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帝仰視飛鳥

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

風采被服同於南夏無奇術絶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

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我子進德

何如皆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

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　孔帖曰石季龍挾彈彈人

其父怒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

後能負重致遠　五車韻瑞曰齊曲江公遥欣七歲見
小兒彈雀曰此鳥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因感其言不復
彈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　唐書
曰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
蒙齋筆談曰蘇子瞻初謫黄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
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娱樂　孫升談圃曰石曼卿謫海
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
年桃花遍山谷中　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博

涉書傳任俠喜擊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續説
郛曰明末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豔雅善馳馬
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

彈三

原挾左　在旁　戰國策曰左挾彈右懷丸　吳伐齊太子諫曰向來挾彈於後園螳螂之捕蟬也不知黃雀在旁黃雀不知臣挾彈在旁

增竹繳　牙鞘　談數曰梁王謂惠子曰先生直言無得引喻惠子曰今者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荅曰彈狀如彈則能了否王曰不了又曰彈狀為弓以竹為繳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喻則不知也王曰善　唐王建宮詞裏頭宮監當前立手

把牙鞘竹彈弓 探丸 借弓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羣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横道 異苑曰元嘉中魏郡張承吉素工巧常造一彈弓忽有一鬼長三尺一足鳥爪背有鱗甲來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飛土 逐金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西京雜記曰韓嫣武帝倖人也作金丸彈鳥人皆逐之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原孝子作 少年挾 上見飛土注 世說潘岳少年時挾彈洛陽道婦人無不連手縈之 折鷗翼 惡鵶聲 蕭子顯齊書曰桓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不死有海鷗羣飛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翼 楚人

惡鴞而彈射之鴞將適吳鳩謂之曰若能變其聲在楚可也若不能變其聲吳人亦彈射之

彈異雀　取生鵲　莊周睹異鵲執彈而留之睹螳螂方搏一蟬異鵲從而利之莊周捐彈反走　垣崇祖善彈生取翔鵠

求鴞炙　逐飛肉　莊子曰見彈而求鴞炙　太古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中鳶羣　得朋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為我取之晟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賜賚極多　夢書云夢持彈者必得朋友

增行郎彈　王孫彈　李義山詩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空拓彈　梁劉峻詩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

彈燕雀　斃鴛鴦　何氏語林曰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勑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何有燕

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朋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見二鴛鴦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船中見雄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死

來金市　傍玉輿崔顥少年行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　李嶷少年行臂鷹金殿側挾彈玉輿傍

撒槐膠　貫桐葉孔帖李少微子女頗多每退朝於庭撒槐膠彈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為戲笑　北史曰李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拋林外　擲墻頭李義山詩不收金彈拋林外　吳越備史錢鏐每夕彈金丸於墻頭之外直者畢應

打流鶯　落飛鳥唐王建宮詞元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　李賀嘲少年詩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烏

懸仙像　捕帛書金臺紀聞

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宫念其故主偶以此圖懸壁太祖致詰夫人跪答之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 孔帖王世充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以獻者亦拜官

女爭揮璫各挾 宋王珪宫詞侍女爭揮玉彈弓 宋曾三異同話錄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無他仗衛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果前以擊彈代鳴鞘器物制度蓋如此云

原諫父挾彈 觀人避丸 上見前在旁注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也

拓木為彈 蘇合為彈 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拓木為彈真珠為丸以彈鳥鵲俠客以蘇合木為彈

隋珠彈雀 真珠彈鳥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下詳前

不

如泥丸　而自挾彈東方朔對驃騎將軍難曰以金丸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　三輔皆好　羣臣是彈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　見李尤彈銘　彈烏林下　持彈後園潯陽記云周邵字子南好隱遁庾亮詣之避不相見庾密侯之邵方彈烏林下因前與言　魏書云曹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　齊王彈人　無終彈妓又云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人　晉安帝紀云琅邪內史孫無終貪橫殘虐妓妾忤意者輒彈其面　始安名山　長安逐丸荊州記云始安郡山坎中有彈丸因名彈丸山　下見前逐金注　增天星似彈　江城如彈

丹元子步天歌天津九箇彈弓形 李義山詩謝遊橋上澄江館下望江城如一彈 挾弓後苑

持彈新亭 韻府羣玉趙太祖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稱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上怒以越斧柄撞折其兩齒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不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持彈往衛洗馬墓前彈鳥

應弦斃鳥 飛丸中鶴 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烏伸喙向李而噪其聲頗厲李甚惡之遂往後園池亭烏隨其所之叫噪不已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急名來能斃此畜何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擢為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竟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 南部新書秘書省內有薛少保稷畫鶴元和中韓公武挾彈中鶴一目時謂五絕

廟前擊鳥 殿上除梟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

大穀樹鳥常産育其上太原謝慶執彈乘馬激殺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侵經年而謝慶卒　北史曰李元忠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送丸落羽　**彈巾折簪**　元揚維禎題挾彈圖兩騎聯翩未敢前看送金丸落飛羽　孔帖王準為衛尉少卿以鬬雞供奉禁中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為樂

升樓射人　**藏身打雀**　唐書藩鎮傳王紹鼎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　花蕊夫人宮詞回頭索取黃金彈遶樹藏身打雀兒

鄭寅彈樹　**劉雋中壺**　酉陽雜俎鄭寅常詣僧靈鑒角放彈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及樹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幽明録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閑居而天

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並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

原累五而不墜　百發不得一

莊子云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潛夫論云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妄彈烏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

增 **俠女跨白衛　豪士衣黃衫**

唐段成式劍俠傳聶隱娘有劍術魏帥知其異以金帛名署為左右吏元和間與陳許節度使不協使隱娘圖之許帥能神算知其來名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跨白黑衛遇鵲噪丈夫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見故令遠迎衙將受約束果遇之夫妻驚以為神遂留

許事劉　唐蔣防霍小玉傳大歴中進士李益以俟試居京師遇霍小玉於勝業坊極其歡愛後生以别娶負約不復肯往三月春遊與同輩詣崇敬寺玩牡丹其友歎讓其事忽一豪士衣輕黄紵衫挾朱彈潛行竊聽前揖曰公非李十郎乎敝居咫尺但願一過因策馬同行俄而抵玉居生勒馬欲廻豪士遽命奴僕抱持而進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

彈四

增鬼彈　水經注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傷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鬼彈飛丸以雷激火井騰光而赫羲

九味和丸　酉陽雜俎僧靈鑒善彈其丸用洞庭沙岸下土炭末瓷末榆皮泔澱紫礦細沙藤紙渴搗汁九味和齊手丸之

銜丸無傷　又曰建中初士

人韋生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僧指路謂曰此數里貧道蘭若郎君能無左顧乎士人許之行十餘里不至日已沒韋生疑之生素善彈因窓取弓御彈懷丸十餘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又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見僧方至一庄延韋生坐廳中執生手曰貧道盜也君彈悉在手搦腦後五丸墜地蓋銜彈丸而無傷也

後園彈鳥 崔鴻西秦錄曰辛進字國都為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盤遊於後園彈鳥

學彈射 北史曰長孫晟性通敏善彈工射突厥攝圖請婚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度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攝圖獨愛晟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學彈射

挾彈平陵 李益輕薄篇忽聞燕雁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

章臺左 李白詩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

逢巧丸 韓愈詩遣逢巧丸兒

飛丸激矢 趙壹窮鳥賦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

鳴不可　金鞭朱彈陸放翁詩金鞭朱彈憶春遊

彈射市中列朝詩集本傳明初顧敬衣貂裘馳百金馬彈射市中

置彈婢額又曰薛五素素吳人善彈走馬以女俠自命置彈於小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嘗與五陵年少挾彈出郊連騎遨遊觀者如堵

彈五

增詩魏明帝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潤其柯上有雙栖烏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其窠　原晉桓玄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

轉應心　增唐李嶠咏彈詩曰俠客持蘇合佳遊滿帝鄉
避丸深可誚求炙遂難忘金迸疑星落珠成似有光誰知
少孺子將此見吳王　孟浩然詩曰珠彈繁華子金覊遊
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宣和御製宮詞曰刺花
彈篋紫檀弓何處星丸入苑中驚起流鶯花裡去紛紛如
雨落殘紅　元楊維禎四馬挾彈圖詩曰八駿瑤池一半
歸錦袍欲脫玉腰圍君王手挾流星彈莫打慈烏繞樹飛
明陳繼儒題挾彈圖詩曰白馬雕鞍豔綺羅東城南陌

遍經過金丸且莫輕拋擲綠樹春深乳雀多

增歌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林間秦氏家有遊蕩子並用睢陽强彈丸　明陸弼觀素素挾彈歌曰酒酣請為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纒紅袖袒半韝側度雲鬟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迴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

原賦　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兮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原銘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樸漆飾以需沾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鶩晉靈驕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趨而避丸

御一

增說文曰御使馬也　星經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為御馬官　世本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　毛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又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禮記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汲冢周

書曰三輪四輿歸御　孔子家語曰御狂馬不釋策

大戴禮記曰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

此御之節也　楚辭九辨曰棄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

夫强策　吕氏春秋曰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

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淮南子曰御者非轡

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

見良御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

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　焦氏易林曰朽輿疲駟

不任御轡　又曰放銜垂轡奔馬不制　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王充論衡曰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銜折軏之患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備千乘萬騎天祿閣外史曰得御者調其駁失御者逸其驥　李善文選注曰騏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御二

增莊子曰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

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為御　史記曰周穆王乘騹騮騄駬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曰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　國語曰晉悼公知欒

紏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悦而去齊人曰齊之患自此始矣　汲冢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於周請歸王子賜之乗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乎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韓子曰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與子期

逐三易馬而三後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乎車人心調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先後心在於臣又何以調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賈誼新書曰楚懷王鑄金象諸侯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衞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而代之　事文類聚曰魯班為毋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說苑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驂曰當呼者呼

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稱為王良俱還代邸　漢書曰李膺罕所交接荀爽謁膺因為之御喜曰今日始得御李君矣

御三

原五御　六轡　周禮六藝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詩六轡在手注兩服兩驂各兩轡兩驂馬兩轡納之於軜故惟六轡在手也　磬控　馳驅　詩叔良御忌抑磬控忌注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又詩載馳載驅　執技　執御　禮執技以事上射御也

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效駕

授綏　禮記君車將駕則僕執策展軨效駕執策分轡驅之以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授綏注僕御也展軨視車之具效駕白已駕也驅五步而立調習也授綏敬君也

訓騶

御驥　晉程鄭為乘馬御羣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　楚辭當代豈無騏驥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遂足跳而遠去

馬正

驂迫　書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州綽左驂迫還於門中

增和心

應手　中論藝記曰御以和心　列子曰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循軌

護輪　太平御覽剛怒蹄齧之馬若足拘絆縶口銜轡勒筴策畢至則躡蹻循軌　古文苑秉車必護輪

馬奔

[illegible]出　王逸楚辭注言駟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必摧車軏而折其轅　韓非子曰王子於期為宋君

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覢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騂而走轡不能正也

齊策 絶鞁

大戴禮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 國語鐵之戰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絶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絶

良工 中手

孟子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非子曰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何以及也何必古之王良乎

威馬 調車

王充論衡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劒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 淮南子曰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

從勢 量力

劉子法銜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

力故能取道遠而馬不罷

原教秋駕　駗帝乘莊子尹儒夢秋駕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儒再拜曰臣今夕固夢受之注秋駕法駕　霍光為宣帝駗乘上若背負芒刺

無轍迹　合馬志老子善行無轍迹　文子治人之道如造父之御內得其心外合馬志也

御六馬　驅五步書朽索之馭六馬詳前

增御廣車　御左輪左傳坐射犬於外旣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予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騁逸迹　致遠道抱朴子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　尸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進奔毀車矣

驅千里　接八荒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盜驪驊騮騄駬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

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　郭子注莊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若任驚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

非子御　鉗且御　文選盧諶詩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子御　淮南子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

鳴和鑾　扈清蹕　後漢書崔駰列傳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唐書齊映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嘗為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詒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雖死不償帝嘉歎

控奔驥　驚飛蓬　太平御覽若能控奔驥以接驚乘則力追者萬羣　又飛蓬隨風集於王梁之銜而駟馬為之奔乳虎為之走

陟太行　困吳阪　藝文類聚陟彼太行伯后之車屢怠　魏志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伯

樂相之孫郵御之斯體不勞而致千里

原車馬之容　銜轡之制　周禮六儀六曰車馬之容注容謂翼翼然法言曰夫騏驥古之良馬然而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筴之威加之以御然後能一日而致千里

馬不契需　塵不出軌　考工記行數千里馬不契需注契需謂傷倦也　牽旁塵不出軌

餘轍餘地　人謀馬謀　列子造父師泰豆豆曰内得於心外合馬志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甞險視之一也　周禮輈人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注云相應也終歲御而衣衽不敝此輈之利也

左右不捷　人馬相得　王又曰終日馳騁左右不捷捷音蹇謂倦也　王襃論曰追犇電逐遺風萬里一息人馬相得

安其教訓　範我馳驅　傳古之大事必秉其産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孟

子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

不盡馬情　不窮馬力

史記云御者不盡馬之情　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畢之御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馬窮必逸也

并轡援桴　登車思獲

傳張侯御郤子郤子病張侯乃左并轡右援桴而鼓　又田獵射御慣則能獲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

霜雪無蹟　衣袵不敝

淮南子曰太丙之御經霜雪而無蹟　詳前袵裳也謂輈之利御者不勞也

造父善御　賁父遂死

周時御者　擅弓魯莊公與宋人戰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御失其馳　驂絓而止

穀梁車軌塵馬佚蹄御者不失其馳　傳

進退有度　徐疾不愆　以合人心　將調馬

性　六轡如濡　執轡如組　規行矩步　既閑且馳

增羲和御日　列子御風 山海經每日出羲和為御推升太虛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泠然善旬五日而後返

良馬固車　急轡數策 韓非子曰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則巧拙相去遠矣　淮南子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煩且之良　韓樞之巧 韓非子曰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日行月動　星燿雷奔 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

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雷奔而鬼騰

致師求御　執經相馬

左傳晉侯使張骼輔轢致楚師求御於鄭　朝野僉載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似者歸以告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似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趺目但蹄不如累麴耳伯樂笑曰此馬跳躑不堪御也

驅車百步　總轡萬尋

南史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　藝文類聚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疾舒之中　盈縮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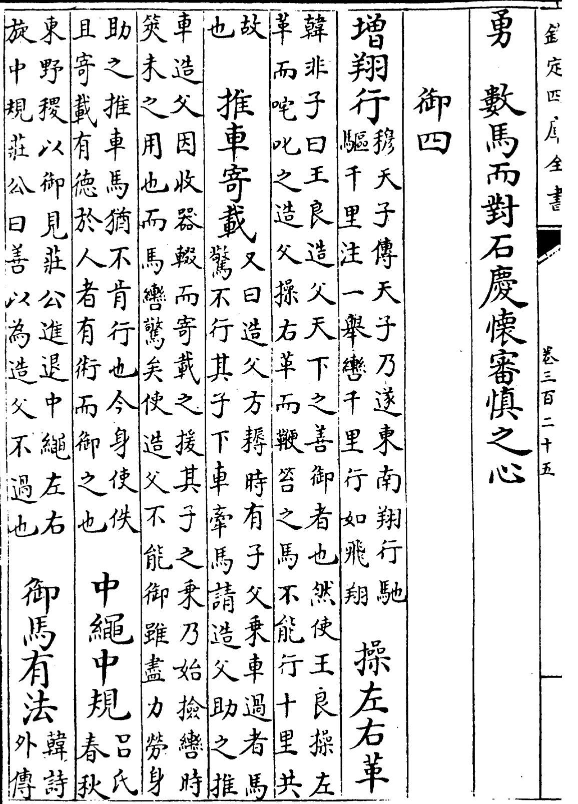
鄭氏箋詩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　晉書張華傳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

翟文飾秉　朱衣執輿

韓非子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避而逸造父過而為之泣

南史宋孝武聞劉德願善御為之秉畫輪車幸太宰
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
容狀
腐索扜馬　朽轡御駟家語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
扜馬廣文選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
効駕圃中　御馬宮內韓非子曰造父
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駕齊王曰効
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池而走造父以渴服馬
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　唐書李輔國
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高力士呼曰
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鞾
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内
纖阿執轡　蒲梢僨輮
王逸楚辭注纖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為盡其力　抱
扑子外篇蒲梢汗血迅趍之驥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
於嶮
塗馬
靡旌摩壘　擁蓋策駟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晏嬰傳晏子出其
御擁蓋策駟意氣揚揚妻語之曰晏子長不滿六尺為
齊相名顯諸侯今子長八尺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求去　馬自旁逸　驂從後呼
上詳前　劉子通塞篇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厄之意　氣和法備　體
正心閑　原秉君子之器　迴長者之車　增驂欲馳
服欲步　騁若飛騖若絕　原王尊叱之於劒閣　造
父及之於崑崙　增樂進安勞詎假轡銜之力　歷險
致遠寧藉捶策之威　駿比浮雲追疾風於修路　車
如流水躡奔電於康衢　原掉鞅而還樂伯有致師之



勇

數馬而對石慶懷審慎之心

御四

增翔行 穆天子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注一舉轡千里行如飛翔

操左右革 韓非子曰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推車寄載 又曰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之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撿轡時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

中繩中規 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

御馬有法 韓詩外傳

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

秉車入雲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騖怳忽

星掌天馬宋俞文豹吹劍録曰伯樂姓孫名揚伯樂星掌天馬故善御馬

駔工庸師王充論衡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以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馭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

御五

增判唐梁庶為御馬驚判曰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綏克敵是因搴旗攸屬其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

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言司載興懲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劒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客是用捐軀不恡視死如歸東野傾輮雖則其罪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秉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誄庶執死節以寵鬼雄

書一

增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周禮曰保氏以六書教國子　通志

六書畧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揚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摯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徵名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詐偽　論衡曰書官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

陶隱居真誥曰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以為順形梵書破分二道壞真從易乃為六十四種之

書遂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也　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　筆髓論曰心為君妙用無窮故也手為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為任使纖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為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虚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為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為城池大不虚小不孤故也　又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　又曰右軍云書虛紙强筆强紙弱筆遲速虛實若輪扁斵輪

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　唐張懷瓘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易簡之道　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書契者決斷萬事者也　唐朝敘書錄曰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矣　法書要錄曰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　又曰

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　孫過庭書譜曰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竒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郭忠恕書法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周越法書苑曰鶴頭蚊脚二書皆漢詔版所用各象形也　東坡

志林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人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宋董逌廣川書跋曰見鐻於山不喪其天見蜩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　又曰古人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撿而天度自全也　又曰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書法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又曰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

可得而知也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曰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翰墨志曰字有真行草隷篆各成一家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非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宋稗類鈔曰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静坐中自是一樂事

元鄭杓衍極曰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隷如冬八分

行草歲之餘閏也　又曰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潛確類書曰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又曰郝陵川論書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又曰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王弇州四部稿曰書力

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絶矣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乗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又曰黄山谷與黨伯舟書云大槩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天中記曰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横行為書記也

書二

增古三墳曰伏羲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　隋

巢子曰史皇産而能書　春秋元命苞曰倉頡製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用心一也　法書要錄曰周史籀師摸倉頡古文損益而廣謂之為篆亦曰史書又作籀文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無婉潤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為單父令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君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法書要錄曰上谷王次仲變倉頡書為今隸秦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簡畧赴急疾之用三徵不至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翻然長引落二翮於西山　又曰秦下邽人程邈幽

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爲隸書三千字奏之 又曰滕公塚内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 山堂肆考曰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秃筆題額時謂之蕭籀 漢書曰田蚡學盤盂諸書孔甲三十六篇雜家詩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 原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

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　後漢書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又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增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學書日進焉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原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

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增書法要錄曰漢靈帝熹平間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上時方修飾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　羊欣筆法曰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因誦讀三年妙達其旨　書斷曰後漢劉德升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刱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蔡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集事淵海

曰師宜官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 天中記曰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法書要錄曰魏鍾繇才思通敏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

隸草無所不善也　吳書曰張紘好文學善楷篆孔融常遺其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也　法書要錄曰吳處士張弘篤學不仕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絶當時飄若游雲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殆有類焉　宣和書譜曰吳皇象工八分篆草論者以叱龍蠖蟄啟蛣屈騰踔有縱横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則又見其遺音餘韻得之筆墨外也　三輔決錄曰韋誕字

仲將諸書並善洛陽鄴許三都宫觀始成詔仲將題署
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
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　原王隱晉
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
衛瓘字伯玉世號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一臺
二妙天下為希　增法書要録曰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隸書尤善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瑶臺之月婉然芳樹
穆若清風　又曰晉張華高才達識善章草書體勢尤

古度徳比羲嵇叔夜之倫也　羊欣筆陣圖曰王羲之年三十七書黄庭經空中有語曰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　又曰王羲之書祭北郊祝版工人削之入木三分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天中記曰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遊筆計安施答曰吾象外為家不變為姓五

常為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

向逾三載竟昧其微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

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法

書要録曰王子敬善草隸㓜學於父後別創其法率爾

師心冥合天矩至於行草興合如孤峰四絶迥出天外

其峭峻不可量也　山堂肆考曰王獻之字畫秀媚妙

絶時倫與父俱得名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

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

論者曰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不答曰人那得知也

書斷曰薄紹之善書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法書要録曰顧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為三絶

癡書畫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

於馬上馬走作書字皆端正謂之飛騎書　宋書曰謝

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

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答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

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為第一僧虔

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書斷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以此見容　南史曰齊江夏王蕭鋒年四歲倚井欄為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悦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又曰齊衡陽王子鈞嘗手自細書五經賀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用蠅頭細書

宣和書譜曰蕭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

業求書適子雲出麾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滕巧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蹟子雲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顏氏家訓曰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南史曰王彬志弟也仕梁武帝為祕書監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梁武帝答陶隱居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　王子年

拾遺記曰琅邪王溥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焉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海録碎事曰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法書要録曰智永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

而五麗皆滿　又曰唐虞世南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羅綺鉛華婥約則歐虞謝之　書數曰歐陽率更未嘗擇筆而皆得佳趣論者謂其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鬬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

氣蓋絶藝也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懐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顔真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籒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為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顔魯公與懐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

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懐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　海録碎事曰李陽冰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揚升庵集曰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　法書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　陳繼儒書畫史曰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為括蒼太守不可强乃攝其䰟書之　唐書曰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用

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舊唐書曰柳公權大中初宣宗名至御前書真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李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賜錦綵餅盤等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唐張泌妝樓記曰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跡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宣和書譜曰仙女吳彩鸞謂進士文簫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簫拙於為生彩鸞為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

錢為餬口計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為也

又曰五代王仁裕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浣之

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自是正書清勁自成一家　天

中記曰南唐後主李煜書作顫筆摎曲之狀遒勁如寒

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宣和書譜曰神仙鍾離先生名

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嘗草其為詩字畫飄然有

凌雲之氣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楊凝式筆迹遒放

宗師歐顔加以縱逸遇山水勝槩輒流連賞詠顧視引

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　宋史曰張鑄善筆
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
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　天中記曰宋唐希雅
學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
神有餘　又曰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嗜飲以自放
奇篇寶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　楊升庵
集曰東坡尺牘狎書姿態橫生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
之雨森踈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

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宋稗類鈔曰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　又曰黄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頗為世人所重　又曰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公嘗書黄樓賦未畢盼竊倣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大笑畧為潤色不復易之　又曰黄山谷在宜州嘗書范滂傳字徑數尺筆勢飄動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篋縉

紳題跋如牛腰焉　又曰王榮老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虎障子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猶有黄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張帆一餉而濟

又曰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瑶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

水滴名米書之上映簾觀賞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龍蛇飛動　又曰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名米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　世說新語補曰米元章在真州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即與之　宋史曰蔡襄字君謨書為當

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宣和書譜曰蔡太師京深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大字莊重遒勁巍巍若巨鼇之戴崑崙翩翩如大鵬之翀溟海斯一時之壯觀也　宋稗類鈔曰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酷嗜法書嘗購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褉序過霅之弁山風作舟覆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褉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　潛確類書曰趙子固目

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宣和書譜曰山人蒲云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墨清細若游絲縈漢孤煙裊風　金史曰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　又曰翰林學士王競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為第一中州集曰金趙秉文富才藻工書翰字畫有晉魏風調而草書尤警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　金史曰趙渢正書體無顏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

蘇黄伯仲間　中州集曰金黨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　又曰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往往瞑目為之筆意縱放勢若飛動一日來都下館於閑閑趙公家就公索墨水一槃明旦不告而去啟閤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水墨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　金史曰王庭筠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名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　又曰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元史曰台哈布哈善隷篆温潤遒勁　又曰學士庫庫善真草行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寳之不啻金玉　又曰趙文敏孟頫篆籀分隷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天竺有僧數萬里求其書歸國中寳之　潜確類書曰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此書　元史曰揭傒斯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勲茂徳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　又曰周伯琦以篆隷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説文字原二書至正間

命篆宣文閣寶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從信錄曰元余闕為文淳古有氣亦工篆籀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工章草日費千紙用筆精妙祝允明謂其書如初筵見三代卣彝蓋有天授非人工也　列朝詩集本傳曰明金琮善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文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　又曰徐

武功伯有貞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釃酒悲歌筆墨淋漓流傳紙貴　又曰金陵徐霖九歲能大書擬筆成體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　又曰李少師東陽罷相家居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户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硯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又曰張民表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頹然揮灑放筆謂有神助　又曰崑崙山人張

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又曰史癡翁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能篆書小畫　從信録曰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歳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　王弇州藝苑巵言曰楊慎謫戍雲南益自放嘗作雙丫髻插花遊行城市諸伎衣精白綾裓衣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嘗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耳　列朝詩集小傳曰董文敏其昌天姿高秀臨池染翰揮灑移日

皆以為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　又曰長洲祝允明五歲作徑尺字長學書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罔不得其結構海內索書者贄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遊使女伎掩之皆捆載以去　明陳繼儒香案牘曰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列朝詩集本傳曰文待詔生平雅慕趙文敏故其詩文書畫約畧似之

書三

原六書　八體周禮六藝五曰六書漢書詳文字　崩雲　垂露蔡邕表曰重似崩雲　古今篆隸曰垂露書漢中郎曹喜所作也以書章奏為點輟輕露於垂條也　鳥跡

蟲書倉頡觀鳥跡而成字　科斗古文也　鍾張　義獻鍾繇張芝皆善書　王羲之及子獻之並善書故號二王書皆曲盡其妙　換鵝　取劍王羲之為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畢籠鵞而去　世說荀勗寶劍直百萬在母鍾夫人所鍾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不還　曲藝

小學書也　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筐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墨抄　筆精　墨池　彩筆　增書聖　草賢南史曰王志僧虔之次子也仕梁武帝為散騎常侍善藁隸當時以為楷法齊遊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為書

聖　法書要錄曰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

墨禪

宋沈括補筆談曰章樞密子厚善書嘗自謂墨禪

字詁

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

驚座

法書要錄曰杜陵陳遵後漢人書隸篆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座

登牀

又曰唐太宗宴羣臣於元武門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摟毫　轂翰

溫庭筠啟勸則摟毫慙斯轂翰

天骨　人工

庾肩吾書品論曰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

八分

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吾衍則以為存隸八分就篆二分

五合

孫過庭書譜曰書有五合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

書五合也

三體　六文

王僧虔名書錄曰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正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謂對書三曰行狎謂行書相間者也　合壁事類曰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敘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而因事生變者也

古肥　今瘦

法書要錄曰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曽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　山堂肆考曰王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為一飛字有龍爪形後遂有龍爪書

筆塚　篆室

天中記曰長沙僧懷素學草書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唐舒元輿篆志曰趙郡李氏子陽冰獨能窮入篆室隅一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瑞吾唐矣

八訣　三昧

山堂肆考曰歐陽詢八訣

謂丶如高峯之墜石乙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嶺松倒折落挂石崖𠃌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劒截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宣和書譜曰釋懷素精意翰墨自謂得草書三昧

象形 **垂脚** 山堂肆考曰剪刀篆韋誕所作象其形也又曰小篆俗皆喜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過三當以正脚為主餘畧收短止如𢹂脚

發墳 **鑿垣** 合璧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郭崇韜發昭陵得之因復傳人間 又曰唐王涯居永寧里蓄書畫以金玉為匣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祕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其書畫

玉筯 **金剪** 錦繡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筯篆成一家法 續神仙傳曰司馬承禎工篆別為一體名

金剪書

三品 九法 合璧事類曰書有十體其優劣之差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能品一百有七古今善書盡在是矣梁庾元威論書曰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狎書檄書藳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焉

題宮 書寺 張懷瓘書斷曰許靜民善題宮額其草稍乏筋骨亦李景則之亞也孔帖曰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李約見之竭產買歸東洛建小室以翫之號曰蕭齋

蠆尾 蠅頭 法書要錄曰索靖字幼安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列朝詩集本傳曰明嘉善周鼎年近九十修抗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信手與目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

書奴 田僕 山堂肆考曰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

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中書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曰書奴合辟事類曰李後主云顏魯公書端勁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僕耳

陳牒致簡 宣和書譜曰張旭初為尉時有老人陳牒求判信宿又來顛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妙墨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山堂肆考曰有寒士與張旭為鄰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以致富

金牓 銀鉤 杜詩曰書入金牓懸 衞夫人筆陣圖曰三端之妙莫先於用筆六藝之奧莫美乎銀鉤

小聖 亞聖 古今書法苑曰獻之書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小真書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故謂之小聖 法書要錄曰張杲字文舒伯英季弟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懸帳 綴衣 天中記曰梁鵠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曹操甚

愛其書嘗懸紙帳中又以釘壁翫之 國史異纂曰晉侍中王廙工飛白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在

隱鋒　破體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唐徐浩論書曰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

載石　削玉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以書自娛晚年嘗載石以行磬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 宣和書譜曰五代張徐州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如削玉

得心　稱貌

仇池筆談曰書之神運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須均平若筆畫多寡相遠不可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吟字是也寡在右則取下齊知字是也 東坡志林曰歐陽詢貌寒微敏悟過人其書勁險厲正稱其貌耳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原為四體 正六經 衛恒字巨山善草隷為四體書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誤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始成觀視摹寫者車日千餘輛

臨池水 書窗塵 弘農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專精其巧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蕭鋒貧無紙書窗塵積而書之

書竹扇 書練裙 書法云右軍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因取書之扇各增其價姥後求書笑而不答 王獻之甚知愛羊欣當夏月入縣羊著新練裙晝寢王書數幅而去

增傳百世 成一家 山堂肆考曰宋張安國跋山谷帖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寶傳百世 宣和書譜曰唐李陽冰留心小篆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

麒麟書 花草書 山堂肆考

曰孔子弟子感麒麟作麒麟書　又曰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覩落英茂木為之

五朶雲　百**鈞弩**　孔帖曰韋陟嘗以五彩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荅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

給絹素　**賜綵箋**　宣和書譜曰唐裴行儉工草隸以書名家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

元和脚　元書奏極嘉賞　合璧事類曰唐明皇師韓擇木嘗於綵箋上八分書賜張説

祐脚　天中記曰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最有名故劉禹錫詩有云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也　後山集曰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書效魯直妍妙可喜陳無己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

本務光　**始衞瓘**　山堂肆考曰薤葉篆曹喜本務

光之法垂技濃直以小篆書之按務光堯時人　書章嘗作倒薤之書　又曰柳葉篆始於晉衛瓘

表　觀星象　山堂肆考曰垂露篆㸃綴輕盈象露之垂　曹喜以書章表　又曰瓔珞篆始於劉德升觀星象為之　金人銘　和氏璽　聿逑祕書曰韋誕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　法書要錄曰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　今泰山嶧山泰望等碑並其遺跡亦可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　吞丹篆　灑仙毫　孔帖曰韓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吞丹篆後胷中如物噎能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　又曰劉禹錫謝手詔表云特紆睿思親灑仙毫　紫金鈿　烏絲欄　唐張懷瓘二王書錄曰往在翰林中見古鐘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文百許字記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鈿光彩射人　廣川書跋曰翟湛常以烏絲欄求豫章黄魯直

為書　**寫硬黄**　**拈鮮碧**　列朝詩集本傳曰明初張樞工行揩陶南邨贈詩云寫書竹簡拈鮮碧臨帖箋藤寫硬黄可想見其風致也　**鴻都碣**　**石室書**　衛夫人筆陣圖曰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　事見上文　**銘九鼎**　**撰三倉**　孔帖曰鍾繇京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宫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　法書要録曰漢和帝時賈魴撰滂熹篇以倉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熹為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隷字寫之　**有佳趣**　**無凡筆**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曰白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　列朝詩集小傳曰崑山俞允文工於臨池正書規範歐陽行書出入襄陽應酬揮灑頃刻數十函無凡筆　**換羊書**　**走馬書**　宋趙德麟侯鯖録曰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鵞字韓宗儒

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　酉陽雜俎曰建中初河北有軍將姓夏者能走馬書一紙

撮襟書　染指書

宣和書譜曰江南後主李煜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　宋馮永卿懶真子曰温公私第有隷華齋亞咸掛賜書閣諸處牓額皆公染指書字大尺許

除寒具　削棐板

梁虞龢論書表云桓玄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汙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無除寒具　又曰謝奉起廟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

十牒屏　四匹素

梁庾元威論書曰余經為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　法書要錄曰王珉洽之少子常

書四匹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矣

錦袋貯　玉匣藏　尚書故實曰太宗有二王書二千六百紙皆以丈二尺為軸獨蘭亭用玉匣貯之後并藏於昭陵　潛確類書曰右軍所書樂毅論太平公主愛之以錦袋貯置箱中及籍沒老嫗投之火中香聞數日

原足記姓名　安事筆硯　漢書項羽少時學書不成乃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　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硯乎

巧同懸露　妙等崩雲　增

紙田墨稼　筆刀硯城　合璧事類曰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曰紙為良田筆為鉏耒墨為稼穡義理為豐年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印泥畫

沙　遊天戲海　墨藪唐張長史旭與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字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謂鍾繇書如舞鶴遊天飛鴻戲海　取妍取險　近弱近佻　山堂肆考曰凡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兼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　王弇州四部稿曰元人自趙吳興外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　張伯雨健而近佻　掌虛指實　心正氣和　山堂肆考曰用筆之法指實則用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　又曰凡書在心正氣和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大篆小篆　飛草散草　潛確類書曰秦丞相李斯云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是曰秦篆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又曰蔡君謨以散筆作草

書謂之散草亦曰飛草

鋒鋩圭角

形質性情 山堂肆考曰凡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鋩露鋒鋩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又曰凡真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書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横牽掣謂之使鉤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

玉潤金生

冰釋泉湧 墨藪曰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宣和書譜曰郗愔作章草尤工下筆若冰釋泉湧雲奔龍騰態度既多而筋骨有餘

永欣千文

海嶽四詠 事詞類奇曰右軍孫智永居永欣寺於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好者猶直數萬錢　說郛曰胡氏雜記云米元章海嶽庵四詠其字險勁飄逸尤為奇絕

自然雄逸

天然勁遒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不擇紙筆

自然雄逸　又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逍時號僧傑其筆管麄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迥與前異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　又宋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綿密娉婷當時有鳬鷗雁鶩遊戲沙汀之比

鍾瘦胡肥　宋寒李俗　南昌集曰鍾繇與胡昭并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　仇池筆談曰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不知宋寒李俗殆浪得名耳

金題玉躞　牙軸羅褾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二王縑素書珊瑚

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天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宮入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

輕濃得中　修短合度　法書要録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絶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為主方正循軌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

雲間孤鶴　海上雙鶵　法書要録曰王家令書比雲間孤鶴　又曰房司空書如海上雙鶵

寫四部書　修十郡志　孔帖曰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内府後徵從他職又詔虞世南顔師古踵領之　大業拾遺曰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

城邑題書字極細并用歐陽肅書

美人挿花 仙人嘯樹 宣和書譜曰衛恒草字論者謂如挿花美人舞笑鑑臺是便娟有餘而剛健非所長也 袁昂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蘭芳玉潔 錦質繡章 張懷瓘書斷曰齊獻王攸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 梁虞龢論書表曰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等料簡二王書評遂得遊目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

輕旆翻揚 繖雲舒卷 唐高平公蕭齋記曰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歸遂建精室陷列於垣靜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煙霧交飛龍鸞縈動輕旆翻揚繖雲舒卷不能狀也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姿偉麗身有三絶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焉 法書要錄曰庾

肩吾云阮文幾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法

書令史　侍書博士　主書令史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愛之呼為博士

北史儒林傳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陶隱居論書啟曰昔患無書可看乃顧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

吳興二牋　泗州三牓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牓乃劇醉卷氊而書一揮而三牓成　梁虞龢論書表曰獻之為吳興故三吳近地偏多遺跡新渝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為名法

香草潤珠　孤松危石

法書要錄曰梁庚肩吾論揚經劉𢴲之等書云雖未窮字與書尚文情披其䕺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涘皆有潤珠　又曰索靖善章草書出於韋誕險峻過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

不遠

落霞浮浦 游霧縈空 宣和書譜曰世謂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馮虛欲仙或以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其知言哉 天中記曰李約蕭字贊云崩雲委地游霧縈空

錢上寫經 枕中竊祕 錦繡萬花谷曰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潛確類書曰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祕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隆冬枯樹 百歲枯藤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云獻之雖有父風殊非心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搓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 又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牽如百歲枯藤

宛轉妍媚 沉著痛快 梁虞龢論書表曰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

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究轉妍媚乃欲過之　**龍跳虎卧**　**鳳翥鸞翔**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評逸少書謂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張巽作行草書鳳翥鸞翔人以為不可及　**駐馬觀碑**　**僦屋假素**孔帖曰歐陽詢行見索靖所書碑駐觀良久而去行數百步復還下馬立觀疲倦即坐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啟行欣然若有所得　宋稗類鈔曰張友正筆迹高簡有晉宋人風味一日去故廬僦屋與染工為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　**筆牀月旦**　**羅扇風流**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林弼雅精臨池嘗與王太史穉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峯太多恐不能逃筆牀月旦耳　宋稗類鈔曰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感舊遊多

謝長條似相識強埀煙態拂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流也

當世獨步 **本朝第一**

澠水燕談曰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為能取譬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初宋璲太史公濂之仲子名為中書舍人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為威鳳翀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公之文舍人之書皆本朝第一

片纖尺素 **大碣豐碑**

列朝詩集本傳曰王穉登字伯穀通明開美妙於書無工篆隸凡過吳門者必踏門求見乞其片纖尺素然後去　又曰周天球善大小篆隸草行從文待詔游豐碑大碣多出其手

舞劒得神 **聽江得法**

宣和書譜曰張旭常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劒然後得其神　東坡志林曰古人書法皆有所自張長史言觀舞劒器而得神雷大簡言聽江聲而筆法進

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殆非誣也

體段遒媚　骨氣深穩　孔帖曰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集事淵海曰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

促小　放大　離方遒圓　說文云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　錦繡萬花谷曰非草非真離方遒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家雞野鷺　渴驥怒猊　天中記曰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翼大不平在荆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鷺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集事淵海曰徐浩季海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范篆蕭行　羊真孔草　張懷瓘書斷曰宋蕭思話學於羊欣得其體法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法書要錄曰孔琳之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

勢則呂梁之水馬時稱曰羊真孔草

題會稽紙 **印貞觀字** 山堂肆考曰庚翼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後翼題云王會稽六紙 合璧事類曰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為印草迹命褚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

變右軍體 **究智永法** 天中記曰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微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 合璧事類曰虞世南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為世秘愛

筆迹雄強 **字畫峭勁** 宣和書譜曰五代揚凝式喜作字尤工顛草筆迹雄强與顏真卿書相上下 金史曰王子可字畫峭勁

得煙霞味 **有科舉氣** 宣和書譜曰道士杜光庭自錄所為詩文字皆楷書人爭得之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擬倫羲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 姜夔續書譜曰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

春蚓

秋蛇　旱蛟㲋兔　滑確類書曰揚子雲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　唐李嗣真書品後曰歐陽草書難與競爽如旱蛟得水㲋兔走穴

前緩後急　左規右矩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體狀如龍如蛇意相鉤連莫令間斷　宣和書譜曰唐衞包公八分小篆作字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以倒薤篆書鷓鴣賦為書品所錄

君謨態度　曼卿筋骨　山堂肆考曰宋蔡襄字君謨山谷題其書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錦繡萬花谷曰范文正公祭石曼卿文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

字體新麗　筆意灑落　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宋范至能跋司馬溫公帖曰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

而筆意灑落欹側有態宜皆似其人哉

煙霏霧結　風送雲收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謂逸少書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　唐韋續書品優劣曰鄭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照耀四裔　震撼一世　列朝詩集本傳曰臨邑邢侗七歲能作擘窠書後登第殿試策書法擅場晚年名益重購請填咽碑板照耀四裔　又曰華亭張弼少善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

龜文龍鱗　釵頭鼎足　雜記云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　錦繡萬花谷曰寶泉作小篆贊曰釵頭屈玉鼎足垂金

方圓流峙　勁健端妙　書法苑曰李陽冰與李夫人書云其意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狀　又曰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待詔其書勁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為寶

翰藻沉鬱　逸

氣縱橫 孔帖曰李百藥藻翰沉鬱 法書要録曰晉世以來工書者多而義之獻之并造其極若逸氣縱横則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義

蚌質珠胎 金沙銀礫 唐李嗣真書品後曰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踏雜不倫或類蚌質珠胎或比金沙銀礫

輕雲蔽月 榮光屬天 東坡飛白贊曰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 歐陽修仁廟飛白書記曰今賜書之藏於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

摹魏帝敕 類高祖書 北史曰冀儁善隸書特工摹寫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討悅費也頭見敕不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 舊唐書曰高祖竇后善書字類高祖人不能辨

驚鸞舒翼 飛鳥出林 索靖書勢云漂若驚鸞舒翼未發 宣和書譜曰張顛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

其中道若飛烏出林驚蛇入草

紹宗積習　羲之變格

合璧事類曰王紹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將由水墨積習耳　又曰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以變格難傳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幽深無際　蘊藉有餘

事見書二　宣和書譜曰章孝規不知何許人嘗為路魯瞻書雲南木夾蓋孝規所長者草字而木夾之書亦蘊藉有餘對之可喜

逼真世南　超踰子敬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學虞監隸每難於戈法一日作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公曰仰觀聖作內戩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鑒　山堂肆考曰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所書素扇歎曰非惟字跡超踰子敬而器雅尤

覺過之

龍驤豹變　虎踞螭盤

法書要錄曰張伯英尤善章草書出諸杜度故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也　宣和書譜曰謝安石初慕羲之作草正字而羲之有解書之目後之評其字者亦謂縱任自在若螭盤虎踞之勢要當入能品也

屈顏實先　賜戴至德

集事淵海曰吳郡顏實先卓越多奇自矜技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實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為飛白書出賜戴至德曰汎洪流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

小心布置　銳情臨倣

山堂肆考曰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又曰唐貞觀永徽中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門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稷銳情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徑丈一字　方寸千言

虞龢論書表曰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

泥汁書方丈二字觀者如市　法書要錄曰漢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上見書二

張圖瑤林　刻石祕閣　宋稗類鈔曰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集古帖為十卷刻石於祕閣世傳為閣帖石後於禁中被燼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歷間僧希白摹刻於潭州為潭本

妙參鍾索　法得歐虞　天中記曰李充幼孤母衛夫人聰明有訓因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　吳越備史曰林鼎能書得歐虞法

書葵蒲扇　裂紗械衣　西溪叢語曰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葵蒲扇記看南塘移樹時注蒲葵椶櫚也　虞龢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械衣著詣子敬子敬取書之正草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畧同少年覺王左右有陵奪之色掣械而走左右果逐之鬭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宋何薳春渚紀聞曰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　法書要錄曰逸少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

端勁　深峭　蒼老雄健列朝詩集本傳曰吳郡袁養福字能伯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峭深得率更筆法　又曰莆田宋珏善八分書規橅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號歐陽體墨藪曰王逸少初學乃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濟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　合璧事類曰歐陽通早孤母教以父書數年大進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內擫外拓　右竪左盤上見後袁裒題跋　下詳後李白草書歌

煥若神明　卓然孤秀潛確類書庾翼與右軍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

十紙過江亡失甞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法書要録曰王洽書兼諸法落簡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　書稱縈髮　草號遊絲合璧事類曰唐呂尚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　潛確類書曰草書者後漢張芝所造也衛瓘後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槀草羲之獻之書謂之今草結構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

元度十體　希聲五字　宣和書譜曰唐元度作九經字樣辨証謬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網羅古今絕墨盖亦無遺　事詞類奇曰唐陸希聲得書法凡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謂之撥鐙法後江南李主亦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蟲蝕鳥迹　花鬚蝶芒　宣和書譜曰李陽冰篆法妙天下議

者以蟲蝕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為過　解縉春雨雜述曰右軍之叙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則太長虧一分則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毫髮之間直無遺憾

不以意參　皆由悟入

山堂肆考曰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又曰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觀舞劒韋公之錐畫沙是也

神融筆暢　手和墨調

孫過庭書譜曰同時而書有合有乖畧言其由各有其五若五合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　錦繡萬花谷曰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荅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孰與歐陽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錯落魚文　縱横鳥迹　聲華四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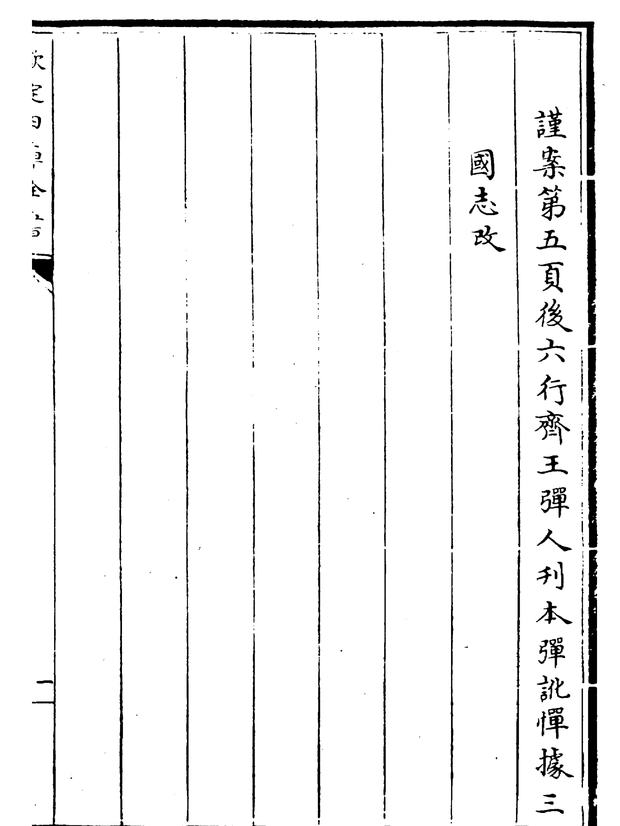
價傾五都　冥運天機　神合𢍰匠　禿筆十八瓮

飛白三百點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積有禿筆十八瓮　又曰仁宗飛白書尤為神妙至和中有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上頗嘉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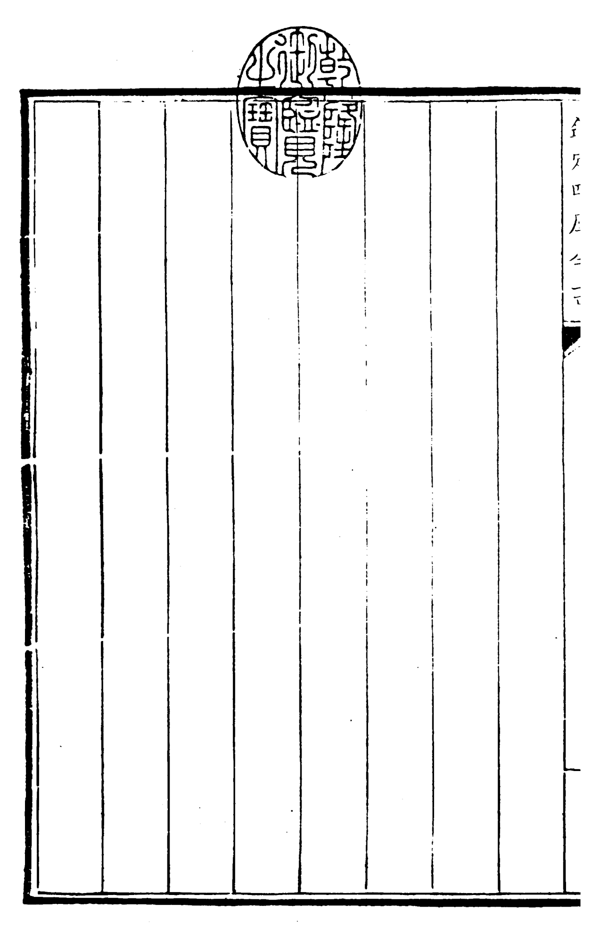
原湛垂露於毫端　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之殊蹤　窮二王之逸勢　作典墳之韞櫝　為文字之濫觴　經籍於是元興　著述於焉間作　增勢如翻濤蕩嶽　力則蹴海移山　乍剛柔而合體　忽勞逸以分驅　長劒耿介而倚天　勁矢超忽而無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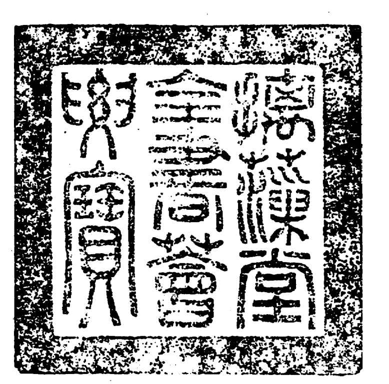
恬澹雍容內涵筋骨　折挫槎枿外耀鋒芒　陣馬風檣莫喻飛騰之勢　露花淵月難名妍媚之形　灑墨池之餘波戔麻照灼　窺石室之祕訣碑板崢嶸　激電飛霆透縈光於紙背　垂金屈玉發鴻寶於毫端原龍圖始啟則八卦之象可觀　鳥迹初分則六體之書爰起　增翰藻繽紛有鸞鳳騫翔之態　仙才灑落極煙雲舒卷之姿　啟珉琄之裝瑾瑜爛而五色　披珊瑚之軸黼黻摛其七襄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謹案第五頁後六行齊王彈人刋本彈訛僤據三國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董凝極